

发现之旅

印象

……印象主义

Impression
... impressionnisme

[法] 西尔维·帕坦 著

钱培鑫 译

徐和瑾 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发现之旅

印象 ……印象主义

Impression
... impressionnisme

[法] 西尔维·帕坦 著

钱培鑫 译

徐和瑾 校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印象……印象主义 / (法) 帕坦 (Patin, S.) 著; 钱培鑫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6. 9
(发现之旅)
书名原文: Impression... impressionnisme
ISBN 7-5447-0127-1

I. 印... II. ①帕... ②钱... III. 印象画派-通俗读物
IV. J209.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05680 号

Copyright © Gallimard 1998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allimard Jeunesse
through Bardou-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6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0-091号

书 名	印象……印象主义
作 者	[法国]西尔维·帕坦
译 者	钱培鑫
校 订	徐和瑾
责任编辑	陆元昶 陈 叶
原文出版	Editions Gallimard, 1998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 张	5.875
插 页	2
版 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47-0127-1/I·64
定 价	1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回到文本，回到源头
- 鲜为人知的真实史料
- 专家视角，权威解读
- 历史和思想史的重大主题



责任编辑 / 陆元昶 陈叶
装帧设计 / 侯海屏

西尔维·加什-帕坦，奥赛博物馆馆长。曾多次参与“印象主义百年”、“印象主义与法国风光”等国际性展览的筹备工作。她对印象派尤其是莫奈有深入的研究，是在大王宫举行的“莫奈颂”展出的委员之一，后来又促成了在罗丹博物馆的“莫奈与罗丹”和“莫奈在挪威”、在卢昂市的“莫奈所画的教堂”等展览，并出版了《莫奈》、《莫奈在英国》等著作。

5 前言

9 第一章 印象主义的诞生

一场绘画运动在1874年正式出现，
它在那一年获得洗礼。

12 1874年：一次画展，一个名字

28 马奈呢？

43 印象派画家面对官方沙龙

57 第二章 “面对大自然”

印象派画家酷爱重现在不同光线下景色的变化。

59 室外

65 各个季节和时刻的光线

86 寻找“瞬间性”

95 第三章 崭新的城市观

“新巴黎”迷住了画家和作家。

97 “城市风景”

108 现代性



119 第四章 印象派画家何许人也？

“五六个疯子，其中有个女的，一群可怜虫……”

121 艺术家之间……

126 作家们眼中的印象派画家

141 第五章 画商和绘画爱好者

如果问哪个名字与印象主义密不可分，答案是迪朗-吕埃尔。

143 保罗·迪朗-吕埃尔

149 唐吉老爹

151 安布瓦兹·沃拉尔

156 爱好者与收藏家

163 第六章 “走到印象主义的尽头”

印象派的寿命非常短暂，到1886年，它已经被新一代画家取代。

165 1886年：“真的结束了……”

170 走向新印象主义

174 关于二十世纪的印象主义

180 大事年表

183 译名对照



MONNET (Claude)

Coquelicots.

Le Havre : *Bateaux pêche*

Boulevard des

Impression, *Solei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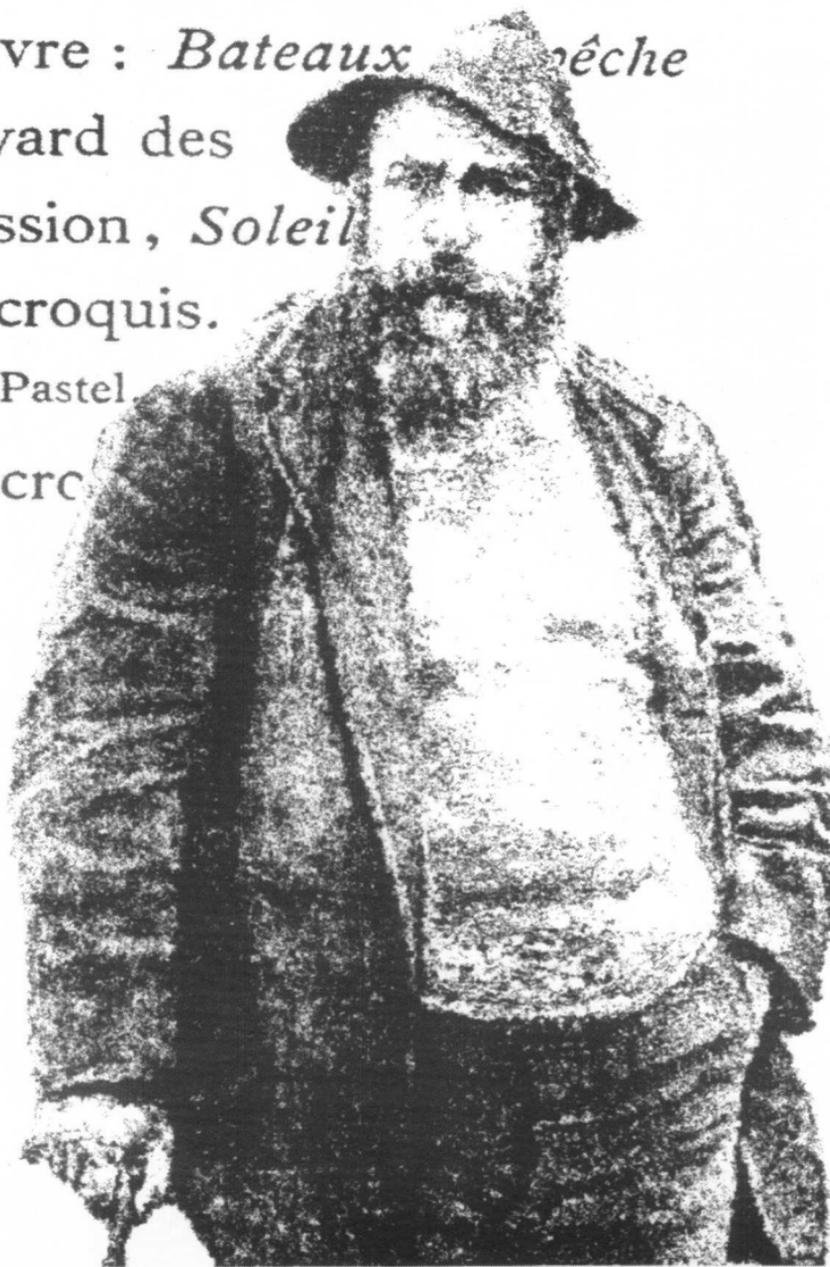
Deux croquis.

Pastel.

Deux cro

Deux

Un



1874年,评论家们对莫奈、雷诺阿、西斯莱、德加、贝尔特·摩里索、塞尚等人的新颖实验十分敏感,想给由此诞生的绘画运动起一个名字。埃奈斯·谢诺(Ernest Chesneau)把它称为“户外画派”之后说:“我想这样称呼这个流派,而有人曾经奇怪地称他们是‘不妥协者’集团……”(《巴黎日报》,1874年5月7日)。这些艺术家也被人称为“独立派”,这是他们在以往八次画展中给自己起的名字。埃米尔·卡尔东将德加、塞尚、莫奈、西斯莱、毕沙罗、贝尔特·摩里索视为“……马奈先生的弟子,未来绘画的先锋,印象画派最坚定、最权威的代表”(《新闻报》,1874年4月29日)。马克·德·蒙迪福提出:“如果这个小小的团体能够形成一种画派,那么我们应该称之为‘视觉画派’……”(《艺术家》,1874年5月1日)。最后给他们留下的名字是“印象主义”。莫奈的《日出·印象》(巴黎,马莫堂博物馆藏)获得异乎寻常的价值,当时画家随口把它叫做“印象”,谁知它成了印象画派的奠基之作,如今它已经跻身于绘画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之列。

既然“色彩”、“光线”、“空气”等词语与印象派紧密相连,那么为什么再要为它出这本白纸黑字的书呢?“这些明亮的画布,这些印象主义敞开的窗户……”照左拉的说法(《费加罗报》,1896年5月2日),首先是用来被眼睛感受,是浅显易懂的。难道需要用另一种方法来理解它们?然而,从他们作画伊始,这些作品的画家们就已经目睹它们走进了艺术批评的领域;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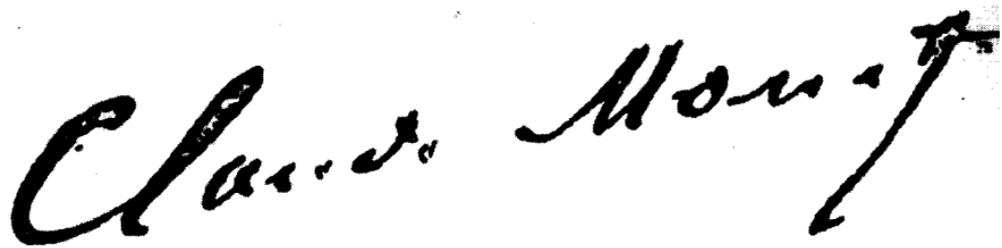
在视觉艺术和批评文字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十九世纪末,文学与绘画互相呼应。同时研究两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那个时代,就本书而言,即更好地理解印象主义。我们有意在此偏重通论性的文字;如果对作品进行仔细分析,势必需要彩色复制品,这种分析已经出现在论述那一时代的众多画册和展品目录中。然而,对于艺术史上的标志性绘画,本书还是作了例外的处理。

在编纂本书时,某些文本自然应该收入,因为它们闻名遐迩或者因为它们与这个绘画流派的历史紧密相连;有些文本入选则恰恰相反,因为它们鲜为人知或者出现在目前很难看到的老书里面。最后,考虑到丛书的篇幅,我们舍去了一些不大重要的材料;如果研究人员对此感到遗憾,可以参看让·勒泰福和达尼埃尔·理乌分别在1959年和1989年出版的著作。

我们这本书采用主题分析的方法,通过文章来展示印象主义的演变。尽管有时候印象派画家会在肖像和室内场景上消磨时光,但是他们更加热衷于重现千变万化的户外景色。因此,这本集子领着我们徜徉在法兰西的农村、首都,发现画家之间互相联系的纽带,以及他们与作家、画商和绘画爱好者之间的关系。自从约翰·利瓦尔的研究问世和大型画展举办之后,对印象主义的研究扩展到世界范围,但是本书发掘出的原始材料提醒我们,印象主义的源头和胜地在法国。法国大作家的名字频频出现:左拉、莫泊桑、米尔博、马拉美、瓦雷里……普鲁斯特曾经在莫奈的吉维尼(Giverny)花园汲取灵感,写下了脍炙人口的篇章,可是这本研究印象主义的书中却没有它们的位置。印象派画家曾经联合举办过数次画展,莫奈当时担任印象派的“首领”,然而每个人始终保持表达自己的“印象”的自由,他们的不同个性在这本书中得到展现。

1897年,依靠卡耶博特的捐赠,印象派大举进入卢森堡美术馆。从此印象派的绘画受到人们热情肯定。这个画派从此得到认

可,1974年“印象主义百年纪念展”以及随后数次画展的成功表明了这点。印象派画家们经常在他们的画布上再现欢乐的场景,现代观众无限眷恋地重新看到上个世纪的生活艺术和生活的幸福。艺术爱好者队伍扩大,水准上乘,他们始终期待更多地了解印象派。本书为他们接触有关印象主义的材料提供方便,从而帮助他们加深了解和喜爱这个画派,但愿本书能够满足他们的期待。直到今天,印象派绘画依然令它们的观众激动和神往,因为“那是全人类生活这面镜子的小碎片,它们折射出的那些行色匆匆、色彩细腻迷人的事物理应得到人们关注和赞美”(菲利普·布尔笛印象派绘画拍卖目录序言,1875年3月24日,德鲁奥拍卖行)。

A large, stylized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Claude Monet". The signature is written in a cursive, flowing style characteristic of the artist.



印象主义伴随着轰动一时的丑闻于1874年正式诞生。然而，从十九世纪中叶起，一些早期迹象已经宣告这个新生画派初露头角。因此一场关键性的决裂震撼了风景画：风景不再是单纯的背景，不再是画面上次要的装饰，而是成了绘画的主题，与此同时，画家们的兴趣转向在风景上安插人物形象。

历史风景画与浪漫主义追求优美的风景观同时产生，其古典主义的原则遭到一群喜欢接近自然、生动活泼地观察自然的艺术家（库尔贝、米勒、多比尼、特鲁瓦永、罗莎·波奈尔的彻底抛弃。这些画家，即“真正的风景画家”，纷纷走出京城，离开画室，来到枫丹白露森林中徜徉、作画。他们散居在马罗特（Marlotte）、沙伊昂比埃（Chailly-en-Bière）和巴比松等村落，在那里奠定了一个新画派的基石：巴比松画派。

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莫奈、雷诺阿、西斯莱以及巴齐耶（Bazille）同样坚决地与循规蹈矩的正统绘画观决裂。1863年，他们离开夏尔·格莱尔的巴黎画室，聚集到沙伊昂比埃村一个由大师挂帅的画室作画。这是一次对未来绘画带来无限希望的经历，那是未来的“印象派画家”的相遇和随之而来的切磋交流，而不是大师缚人手脚的指教。在早期的尝试中，四位朋友表现出与自然派画家们相同的追求简约的理想，由此可见他们对巴比松画派先行者们的借鉴；在他们年轻时的某些作品中看得出柯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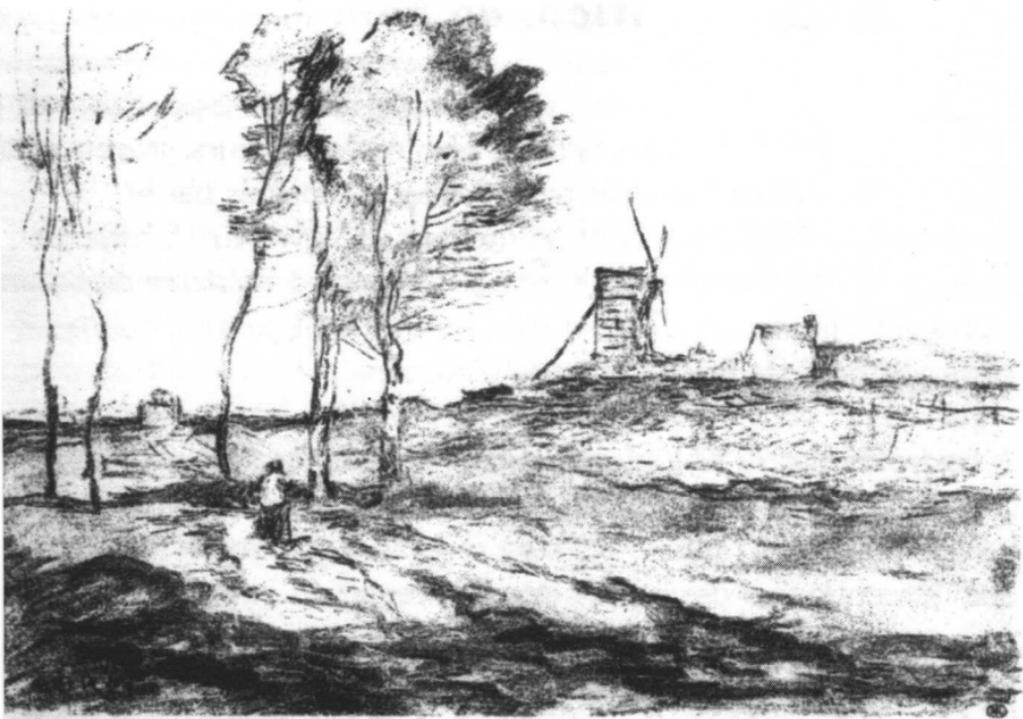
印象主义的诞生

影响,贝尔特·摩里索曾经师从柯罗。他们不否认与传统有着密切关系,有时甚至借用库尔贝等巴比松画派的技法。但与此同时,他们标新立异,将“浪漫主义”的笔触从风景画上统统抹去,使之获得一种以往只在某些直接写生的素描里才具有的客观性。

马奈的《草地上的午餐》(巴黎,奥尔塞博物馆馆藏)激起官方沙龙的评委和光顾1863年落选作品沙龙的观众强烈反感,它确实是承上启下的关键之作:四周景物依然起着衬托人物的作用;裸体女子令人联想到昔日大师(拉斐尔、乔尔乔尼、提香……)的作品,可是它的场景是现代生活,所以它也使人联想到“现代”的主题,想到“乡间郊游”。这幅历史性的作品宣告了“明亮绘画”的问世。

年轻画家(马奈、毕沙罗、莫奈、雷诺阿、西斯莱、巴齐耶、塞尚……)起初一再努力,争取官方画展评委对他们作品的认可,因为他们希望在官方艺术的展览会上崭露头角。后来,有些画家放弃了这种努力,转而参加在官方画展之外组织的展出,即印象派画展(从1874到1886年,总共举行了八次),以及他们的个人画展,这些画展经常放在迪朗-吕埃尔画廊举行,迪朗-吕埃尔是个鼎力支持这个新兴画派的画商。

年轻时期的印象派画家非常忠实于他们的兄长们所喜爱的风景,踏上了通往枫丹白露和诺曼底的道路。在翁福勒(Honfleur),他们保持了到圣西梅翁(Saint-Siméon)客栈聚会的传统。作为追随时代风尚的画家,他们也采纳一些距离巴黎比较近、交通比较便利的新的地点;它们分布在铁路沿线或者塞纳河沿岸(布基瓦尔、沙图、卢复西安、马利勒鲁瓦……)。后来,印象派分道扬镳,尤其是在爆发普法战争和巴黎公社期间。1871年12月,莫奈从英国回来,在阿让特伊(Argenteuil)落户,而毕沙罗则选择蓬图瓦兹(Pontoise)和瓦兹河畔欧韦(Auvers-sur-Oise),塞



柯罗于1875年，即印象派首次画展的第二年去世。柯罗预示了印象派的问世；毕沙罗和西斯莱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参展作品就显露出柯罗的影响。作为画家，柯罗在罗马乡村和枫丹白露森林也画了许多风景画。

尚也来此作画。雷诺阿辗转各地，时而与莫奈、时而与西斯莱一起画画。

1874年：一次画展，一个名字

1874年，三十位画家组织成立了“无名画家、雕塑家、版画家协会”，利用摄影师纳达尔(Nadar)借给他们的场地，展出他们的作品，为期一个月(4月15日到5月15日)。1874年从此成为艺术史上的里程碑，代表着一个画派的正式诞生，它在此获得了前途无量的洗礼。

在1874年的画展上，莫奈选择一幅海洋风景画，自己给它题了个名，与其他作品一同展出，他丝毫没有预感到他的《日出》即将受到的待遇以及这幅画非凡的命运：

以前，艺术家跟我说，我们都画过速写。[……]风景只是一种印象，一种瞬间的印象，别人给我们的绰号由此而来，再说其中也有我的份：我送了一张在勒阿弗尔(Le Havre)作的画，画的是我从窗口望见的被雾气笼罩的太阳，近景露出几条船帆……这幅画实在说不上是勒阿弗尔一景，有人问我用什么标题写进目录，我回答说：“就用印象吧。”有人把印象说成了印象主义，顿时闹得笑话四起……

这件事发生在首次被称做印象派的画展上，画展在卡普西纳大街的纳达尔画室举行，时间是1874年。克洛德·莫奈对埃米尔·塔布罗这样说过：“一段时间以来，我和我的朋友们再三遭到评委排斥。怎么办呢？光画画还不行，我们必须把画卖出去，我们得吃饭过日子。画商们不收我们的画。可我们急着展出作品。上哪里去展出呢？租场地怎么样？可是我们翻箱倒柜，凑齐的钱只够在克吕尼剧场租一个单间。纳达尔，那心地善良的大个子，慷慨地把他的场地借给我们。于是，我们这些被可怜的迪朗蒂戏称

为‘巴蒂尼奥勒画派’(l'école des Batignolles)的画家,出现在艺术的天地,成为傲然独立的星辰。就我个人而言,我获得了我所能期待的全部胜利,也就是说,当时的美术评论家们个个对我大喝倒彩。”

(M.吉耶莫,《克洛德·莫奈》,《画刊》,第7期,1898年3月15日)

《日出·印象》

莫奈的画《日出·印象》(巴黎,马莫堂博物馆藏)引起美术评论家路易·勒鲁瓦(Louis Leroy)的注意,他参观画展之后,撰写了一段滑稽对话,“印象主义”这个词是他想出来的。

“这幅画是什么意思?请看目录。”

“《日出·印象》。”

“印象?我早就料到了。我也这么想,既然我受到影响,画面上一定会有印象……笔法多么自由,多么自如!毛坯的糊墙纸还要比这幅海景更完整呢!”

(路易·勒鲁瓦,《印象派画展》,《喧闹报》,1874年4月25日)

在绝大多数评论家猛烈抨击这个官方沙龙之外的画展时,也响起少数赞同的声音,比如菲利普·比尔蒂:

这个画展在4月15日已经筹备完毕,表明它根本不是官方评选中落榜之作的收容所。它没有任何与官方机构较量的意思。它摒弃评审的原则,因为这种评审有损于个人主题的自由表达。[……]这是一次尝试。我们希望它获得圆满成功,希望第二届画展在明年秋天如期举行。[……]